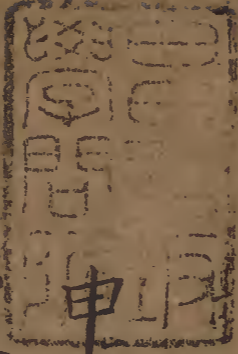


# 後漢書

十九之二十



申屠剛 鮑永 郅暉  
 昱文全 壽伯孝 蘇竟  
 楊厚 郎顛 襄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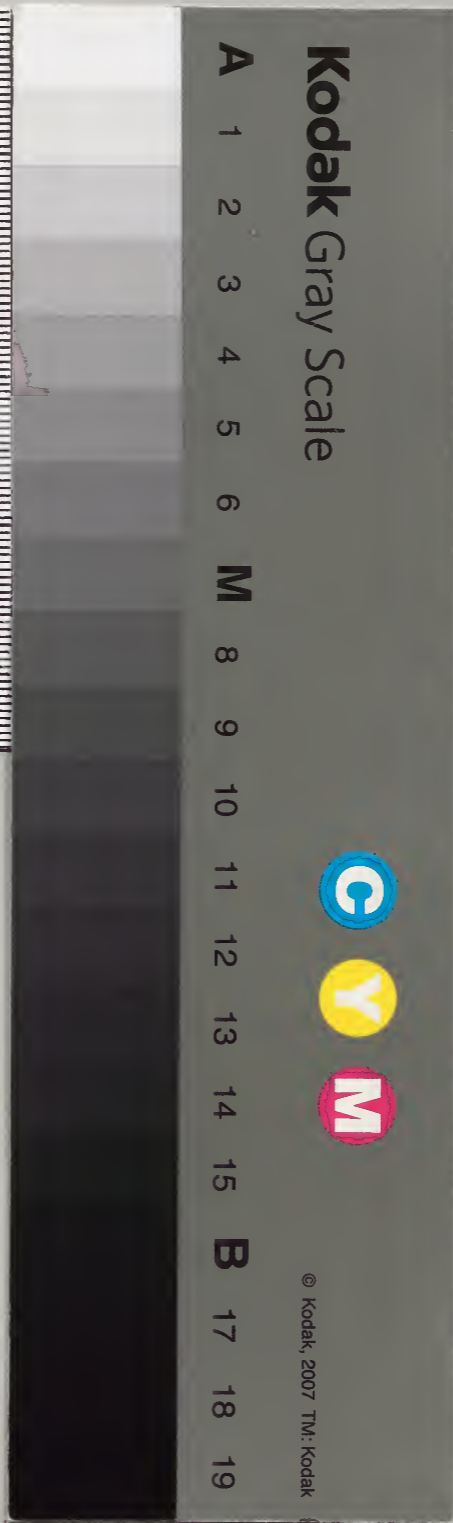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〇一九
函號	四二九
架冊	四〇四
冊	四〇

共四十

正史三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9
冊數	40 (17)
函號	279 73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9
冊數	40 (17)
函號	279 73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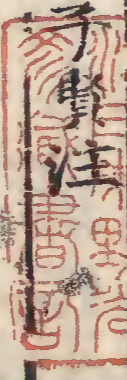
申屠剛鮑永到憚列傳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

唐章懷太子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

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

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士郡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

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

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

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

鼓

視

其田

王者欲合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性反刻猶貢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

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

忠臣之情控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

也淮南子曰禹縣鐘磬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

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

帝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關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聞成

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

親尚書大傳曰武王無敵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

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

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劉放曰注云周公為師夫子母之性天道

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強保免離也平府即位時年九歲

繼或作繼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

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

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

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

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

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詔

則唱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

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會就國守封後伯禽也周公旦

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

親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故配天郊祀三十

餘世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所滅九三十四公魯

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推

柳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

一在外家趙氏無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其嗾然而歎子夏問曰夫

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

缺

擁

手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持而盈

益自益者歎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持而盈

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

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

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與軍而行攻犯京

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至乃訛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

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視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

爰美專九

曰晉則

三

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

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差五品之屬納至親

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

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恭子孝弟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

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

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

恭之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

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

伏念本朝謂升躬聖德舉義兵冀行天罰所當必推誠天

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

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騁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求年尚書

曰立功求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

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

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

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

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

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

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

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决

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詢其冢作三根人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言從漢何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附蜀何  
利而久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  
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言不納遂畔從  
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  
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  
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  
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  
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  
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  
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

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  
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  
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  
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  
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未蒙祐助合小人受塗地之禍毀  
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  
也遣子恂入質而背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至拜  
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  
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止軻謂以頭  
王巡注楚詞曰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  
軻止輪木也

逸  
後漢書

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  
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  
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  
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位司

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

尚書歐陽生字和伯下舉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女前叱

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

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

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  
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嘆

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上與之煮以黃土直以白茅使歸立社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

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

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

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

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

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永雖為

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之德雖行

尚書兵馬俗本或有不考誤也時亦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前曰儲也齊持節徵永詣行在

所未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儲也齊持節徵永詣行在

也○劉放曰注文傳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

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

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着冠也帝見永問曰卿

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

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

封

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喪服卿可且將

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

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賜永

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

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

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

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

故荆棘自除闕里解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

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

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

後漢書

卷之

二



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末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  
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  
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疾傷之後乃緩其銜  
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示  
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術者非千里之駒也示  
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  
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漢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  
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奉尊叩頭馬前未効奏良  
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張邈相送城門中道  
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邈相送城門中道趙王良  
即旋車又召侯奉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注  
頭家恩入侍知尊席城門候吏之禮大不敬也○劉歆曰注

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  
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  
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  
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從事諫止之末曰親  
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  
拜失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  
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  
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  
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

後漢書

卷之

下獄未至城臯詔書迎拜為宛州牧便道之官

東觀記詔書迎下未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眾受寵

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

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止之忤難以理求乎

進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也君子之槩也

豈字文泉少裨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

賊太守戴涉聞豈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諸署守高都長

通由是知名後為此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豈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

堅毅人繫獄其父母詣豈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

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豈憐其言令將妻入

獄解止宿遂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

尉詔豈詣尚書使封胡降檄

問豈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

徒露布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

臣之子復為司隸也豈布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

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决壞年費常

三千餘萬豈乃上作方梁石洫

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

劉攽云得當作德

惟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乃昱問曰旱  
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  
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承平十三  
諫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  
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  
吁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蜀除禁錮與滅繼絕死  
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  
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四年代牟融為  
刺史大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道人訟也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脩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

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  
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備俎豆黜冕行禮奏樂又  
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  
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  
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  
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鄧惲

鄧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漢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  
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  
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韓詩嚴氏春秋受公羊於睦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

後漢書

印

南

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  
 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  
西方鶡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去而復來漢必  
 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  
 夫遂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天遂姓並  
名也風俗通曰遂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錄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  
 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衛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  
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  
 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  
 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

任

故能立功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師也  
折博說也仲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在驥  
 亦悅首裹足而去耳仲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  
腫蹠盤裂裳裹足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  
 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含元包  
 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示分  
造化品物如陶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  
注包而為一甄也若案文也字當在甄上顯表紀世圖  
 錄象爻表明也顯明也言天豫設漢歷父長孔為赤制  
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不使  
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

後漢書

卷

卷

家

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合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

謂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

長命運祚未絕勸奔當順其時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

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且

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歸猶不

舜舜禪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

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

即叔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

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乃頓首言曰所

陳皆天文聖意非凡人所能造遂繫凍冬會赦得出乃與

同郡鄭敬南遁蒼梧蒼梧山名也山在粵曰南

馬舜之所葬也在今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

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

以軍政憚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死不得斷人支

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

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無見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

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以甲子日至於商故能獲天地之應

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

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故能獲天地之應

武王伐紂紂其旅若林故能獲天地之應

武王伐紂紂其旅若林故能獲天地之應

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  
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  
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惲恥以軍功取位  
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  
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及子張  
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  
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于  
子張但目擊而已若亡吾直為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  
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

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  
首令應之縣令不欲其自首請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  
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  
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  
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惲得此乃出因病去文  
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  
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  
繇姓音隨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  
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敢嘉厥休牛酒養德主  
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

敢一本作敬

傲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為之以君之罪

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

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

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祿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

遂受憚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

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窮兜言弗庸

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文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

哉起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豺虎從政

遠一作退

豺虎貪獸以既陷誹謗又震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罪莫

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讒

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遠鄭敬素與憚厚見其言許歛

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

也言歛後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蓋去之乎憚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

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為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後漢書

卷之六

十一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技語  
人曰我不能是為也非不能也此疆其君之所不能為  
也又曰則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慚業已彊之矣障君  
於朝酒障蔽也君謂歛也言歛將以牛既有其直而不死職  
罪也延退而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  
郡前書云弋陽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慚於是乃去從敬止  
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慚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  
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從我為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堯舜為父老之人也  
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也南野謂蒼梧也

蛾

請來歸為松子亦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  
常止而王母石室隨風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  
奉墳墓盡問學道敬之南人今隱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  
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  
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康書曰敬開居不修人倫  
尚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  
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城被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  
門琴書自娛先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  
也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  
也頭門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  
後漢書



門問憚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

也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

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

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

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後令

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憚乃言

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

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猶向背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父處

疑位上遠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

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

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

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

身杆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

芒縣屬師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城東觀

也左遷又免歸避地教授韓地謂隱也仲觀阿攤之加

也

鐵杖不死入見憚稱仲健憚怒以所杖著書八篇以病卒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

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察之無

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往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

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特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傳相於

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十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

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

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悚各相檢

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

征

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

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

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徵匈奴

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

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屬

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

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主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

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路歌謠謂詩也

楷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爭臣七人以自

鑒照孔子曰天子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更改之故天人

主本作王



蘇竟楊厚傳第二十一上

蘇竟楊厚傳第二十一上

范曄

後漢書三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蘇竟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士講

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扶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

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歆上劉歆曰案文劉歆拜代郡中

尉尉中尉當作郡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

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

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弟名

也弟竟病篤以兵屬弟詎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

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今南陽郡故城在

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

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猶言

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

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

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

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

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

有它心不可殺之智伯曰晉陽且暮將之而饗其利乃

殺智伯三分其地米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

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聞君前

權時屈節北面廷牙廷岑字牙屈乃後覺悟棲遲養德

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

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夫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

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

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

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真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亦

制也赤制解見經即書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

藏於幽室文雖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

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

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

効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皇天所

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論者若不本之於天

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工作書亂夫大道

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諸儒或曰今五

星失畧天時謬昔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

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

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

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

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

筭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

有衆星曰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帝宮北宮虛危南方

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

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鈞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

如鈞形也偃蹇

如鈞形也偃蹇

并

後漢書

卷之

三

壞本作過

高而明天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

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違度

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

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

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

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夫

仲夏甲申為八魁曆法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戌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

魁為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

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

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圖曰奎此二變郡主武庫之兵也

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

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

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

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

之家三十五姓彭蔡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曰大雅

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於木之技而茂盛喻子孫休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還也言不違先圖識之占眾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

祖之道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

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悅濟北

後漢書

以不從吳淠之畔也。齊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

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

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彥頃王之敵漢祖也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次叔寬曰天之

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

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

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

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

臣之爵祿已復矣又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

何賞之有遂不受也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

後漢傳三十一

仲况與龔滋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

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

固實瑚璉之器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

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

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締秦中。說文

厚縉也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

言服闋辭家從捷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

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

後漢傳三十一

二易

五



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建初中為彭城令一

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

雨亦即降澍○袁崧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自是朝

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識二卷解說位至

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

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

言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

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

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

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

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音

太后從之星孛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

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崧書曰

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

之命方正有道公車持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

告郡縣督使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

三百五十年之危春秋命歷序曰四百五十年之間四門

七謂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宜蠲法改憲之道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

暴水亦作大水

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中。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感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褻信侯李元等。通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也。山陽君休姬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因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灾

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如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頡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頡，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除。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

化

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茶陵百丈廡災，未建。元平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和，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構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

乃度河將徙都亳之般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夏

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又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

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粟郵負人賑

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

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

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

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

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

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

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日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

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劉攽曰注云陰得陽蒙得當

作覆又陽字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

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

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

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

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

以為立夏之後常有震裂漏水之害又比焚惑失度盈縮

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

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焚惑失行南方

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二公

夏令則葵感逆行也見天文志

卦也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

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

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陛下六星兩兩而

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

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

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

陰交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

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巖也赫赫顯盛股肱良

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

之憂六斛四斛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

釜四釜為鍾也。則放曰注四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

又云四釜為一棲遲偃仰復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

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興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

所謂大綱疎小綱數謂綏於三公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

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

非不能而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

使對尚書便就尚書更對也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

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

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

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諸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突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

郵

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記曰僖公三年春夏不能於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讎許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寧以身庶無狀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

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願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

後漢書

卷四

四

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如是則景雲降集青

今旦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後神契曰信至山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陵則景雲出顛以園陵火災故引之也嘗診謂災氣

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指覽圖曰

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

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

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

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

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

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將君政事亦陰侵陽

也占曰日東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

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

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

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

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

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今年少陽之歲

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

之間為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

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

戒人君王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

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



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絺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身衣七絺。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惟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德。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形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若。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亂。人餓。誰以我為。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入必三貴。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諸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

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

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

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

使也。熒惑南方大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

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

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

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

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尚書大傳

曰武王、穀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

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

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方今

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

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

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者合於今，善

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荀言之罪。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

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

天、下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

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

辰。爾雅曰：罰，謂北極也。北極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

正四時謂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

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

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二

星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辟

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

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金精之變

責歸上司上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

馬故云責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并干戚也

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并南方火宿

也鳥隼曰鷹也以火勝金故畫并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於西郊責躬求愆謝

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

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

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及考事考初其所考者或非急務

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多所收補備

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

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

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以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

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陵崩

川絕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

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謬時劉琦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

同咨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丑

正月乙卯白虹貫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

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惠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

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替謂以三替之法推之也詩記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

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詩記歷

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

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

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

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

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

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

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成仲已竟來年

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

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至今適三百載除肉刑至順帝

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

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

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顛曰對云白

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

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顛曰對云白

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與。其以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北氏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始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謀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

者。競相薦謁。各道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侯舌。李河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則斷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辰氣成於三。以五神三五。辰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更用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

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赤玉也王孟夏則衣赤衣服赤玉也白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  
 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警循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  
 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  
 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  
 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答聖問  
 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  
 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  
 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枉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

刳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為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

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否仲山甫明之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

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

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臣考之

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

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與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

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

進無所趨

無賞罰也

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不賢者上

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

青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青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缺

五際之危

其咎如此

四始謂闕雅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

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

盛德大業乎

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

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

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實于上位瓊入朝日淺

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

成聲震宇內謂之太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善人為國三

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天

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

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立漢中

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

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

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漢孔圖曰正氣為帝問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也天之生

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

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子奇禪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

大化見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

否共歎願沉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

留聖神不以入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

何君之始年也春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

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

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

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

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自

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

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

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

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

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惟幄謂謀何天戒之數見也臣

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

利易曰二人同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

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

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  
周書特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入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故曰：雷出地豫，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帝，天帝也。薦，進也。上地萬物，喜豫，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作樂之象。故經曰：雷以解資雨而潤之。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之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易乾卦文言之詞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也。大八天乎也。 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則歲飢也。  
 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  
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 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天官書曰：歲星一曰重華者，謂歲星在心攝提，一曰重華也。 重華者，謂歲星在心。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禮志

十四

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

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

主宗。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劉放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

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

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

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

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

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

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

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各依其方色。皆燔雞。燒殺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君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弓。臣聞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

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

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

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

牢獄充盈。臣聞秦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秦陵百丈。庶災仍有光曜不絕。

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

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

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即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巳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日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略如顛言種羌寇隴西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

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囂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囂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傳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夫皇子災異充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其間月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

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人罰星揚光其

中。太白金也。焚惑人也。天文志曰：夏令傷人氣罰見於

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又守太微。逆

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

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谷在仁德不修。誅罰

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焚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

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

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

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

光。人聲正誼。續漢志曰：帝延熹九年三月。於占亦與竹

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雪。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

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瓛。南陽太守成瑨。志除

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瓛字文理。平原人

親戚為百姓所患。瓛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獲

使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瓛宗室。不忍致之。于刑

親張子禁。枯時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晡。捕子禁。村

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詣廷。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

考選三公。上書乞哀。瓛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空劉

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

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

名不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冀

後漢書

卷三十一

十七

寇榮孫壽鄧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

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特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

雲同日曾無赦宥而并非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

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

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

州郡說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輒託疾

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

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昔文王一

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

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康次康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

宜修德省刑以廣多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

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蝢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又七

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年

也袁山松書曰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

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大人天子

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或聞

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

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

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

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野見素車白

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積致高池君子之咸陽過高池見

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

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

後漢書三十一

異紀

十一

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王莽

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特詭言黃

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

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躔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

畔上。故豈亦時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

後襄公為楚所執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孟。於是楚

執宋公。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開之蓋取石傍舍誅之因備其

石心劉放曰盡取石傍舍誅之案史記作石傍居人舍字

也。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

也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豈不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

字下毛本有誤字

孟

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二年太學西門自壞八臣以為河

首諸侯位也。孝經後神曰五嶽視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

化之官。其門無故自壞。首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

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羊公

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言神

書不合明聽。干姓言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

也七卷。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

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勝。降立秋。促織也。春

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信

劉攽云注異下尚有爾字

注曲毛本作興字曼

雖微物不失信也也經音文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間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疆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旱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祿不興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為人問神人司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

天地之道不失錄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心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入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錄分使其同生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北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再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所生也真入欲垂知良審今無子之矣雖曰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此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也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人理國之道多入則國富少則國貧今天地之統使國少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富萬倍其初天地孝冲孝質類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雲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潛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闕

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殷紂好色妲己是  
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  
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龍真龍游  
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  
窺頭於牖葉公曰子高見之葉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  
葉公好龍真龍游  
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  
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帝里也  
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  
其中宦者四星唯市垣之事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  
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佛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  
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  
此道清虛貴尚無空  
好生惡殺省  
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

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浮  
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  
宿便即移去示  
蕪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華囊盛而遂  
不盼之佛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其守一如此乃能成  
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  
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聞狀劉敞曰案措  
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  
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  
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



後漢書卷之...

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闕

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摩左右執戟皆罷呂

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

前書見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

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推下

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

謂上干吉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

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

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

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

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

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宮崇

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縹也朱為介

道首標也日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

丹曰谷平吾之題目也青者生仁而有赤者

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寓居東

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誦書制符書以療病吳會人

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

即令收之謂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毋謂策曰

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

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袖頭鼓

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其無益

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其言以陰陽五行為

順

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

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

為人法故當承祖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接

後漢書卷之...

穀

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參得之謂神呪也呪  
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灾疾用之所向無不  
愈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  
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  
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  
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而張  
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  
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  
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  
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啟梁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類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屬  
陽與光武同郡襄郎灾戒寔由政淫故云我舊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下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下

後漢書

卷之三

七

由由  
問所

六

